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自序

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簒焉上斷自堯典下訖於秦誓凡百篇而爲之序斯固唐虞夏商周歷代之典而百王之大經大法所昭垂於萬世者也秦燔書禁學伏生獨抱遺編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僅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矣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授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世世相傳謂之歐陽氏學夏侯都尉從張生受尚書以傳族

子始昌始昌傳勝是爲大夏侯學勝又傳從兄子建是爲小夏侯學三家之學皆伏生今文尙書也武帝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置爲博士始尙書惟有歐陽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宣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博士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三家竝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於壁中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多十六篇天漢之後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平帝立古文尙書不久旋廢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晉世秘府所存

尙有古文尙書經及永嘉之亂遂與歐陽大小夏侯尙書
並亡夫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年忽遭蕩滅故牛宏歷陳
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然攷
新舊唐書藝文志均載馬鄭所注尙書之本是宋南渡以
前馬鄭本固存也如使當日有信而好古者網羅散佚列
之國學俾學者肄業及之則馬鄭所注之古文二十九篇
卽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雖文字不無異同訓詁不無
殊別然參觀互證猶可得其緒餘則三家之學雖亡而不
至盡亡也何意僞傳一出江左崇尙於前唐人尊信於後
馬鄭之注遂卽湮沒而歐陽夏侯之學乃絕無可尋矣我

朝崇儒重道經學昌明士之稽古者皆知旁搜遠紹扶微學而尋墜緒不以謭陋自安而漢儒之經學遂隆於時近儒如閻徵士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惠徵士棟之古文尚書攷王光祿鳴盛之尚書後案江處士聲之尚書集注音疏證以叔重說文輔以季長傳誼皆以鄭學為宗取偽孔之傳辭而闢之黜其贋而存其眞古文尚書之學藉以不絕於一綫孫觀察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段大令玉裁古文尚書撰異閒緝今文與古文異同然於歐陽大小夏侯顓門之學三家師說之異同者又不暇致詳也曩者 先大夫傷古經之淆亂閔今學之淪亡撰伏生尚書大傳定

本稽覈羣書揭所據依而為之案三卷首為序錄一卷其所芟除別為訂誤一卷又載漢書五行志綴以他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為八卷序而行之又欲著歐陽夏侯經說攷而未果為也嘗謂喬樅曰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恉略均足相推據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攷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為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戴同而三

十九篇逸禮竟亡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消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尚書三家今文各守師法皆傳伏生之業者苟能鉤攷佚文得其單辭片義以尋三家今文千數百年不傳之緒使百世之下猶知當日幸有三家今文賴以維持聖經於不墜則豈徒足以延絕學而廣異義云爾哉喬樅敬承庭訓識之勿敢忘曩嘗搜討羣書稽求佚義綴緝頗具梗概纚陳顧以宦海浮沉日月逾邁恆以不克繼志爲懼今春免官遂杜門下帷迺錄舊槀重復研尋成歐陽夏侯經說攷一卷今文尚書序錄一卷

今文尚書經說攷三十三卷凡所采摭經史傳注及諸子百家之說實事以求是必溯師承沿流以討源務隨家法而參詳考校則亦有取於馬鄭之傳注爲之旁證而引伸之前後屢更寒暑而後卒業焉庶求無負昔日趨庭之訓焉爾是爲序旹同治元年歲在元默閹茂月在塞侯官陳喬樅樸園甫書于江右僑寓

湘鄉曾滌生制軍中堂札

樸園尊兄大人閣下小春月杪接展惠書承示家傳及大箸八種誦芬詠烈秉淵懿以相承說禮敦詩識鑽研之有素初謂范陽汲黯通才難限以繩趨豈知巴蜀文翁經術更長於吏治手披甫竟心折良殷弟謬典犀渠久疏蠹簡雖短檠二尺結習未忘而堆案百重閒身莫掣値時艱之孔亟懼任重之難勝遠荷揄揚彌增慚歉泐此布復順頌

台安惟希荃詧不具愚弟曾國藩頓首

合肥李少荃撫軍中丞札

樸園尊兄閣下頃奉惠書並先德兩編大著八種惟千古有傳人馨香俎豆成一家之經說播穫菑畬玉版舊鐫覩燕公許公之筆金繩新啟讀先鄭後鄭之書峻仰名山深欽學海伏惟先公儒林丈人臺閣前輩或出或處惟君子安其常立德立言俟聖人而不惑即論詞翰已勝六朝所作傳箋況追兩漢皇宬史館多收子政之文章戶誦家絃盡寫康成之目錄固已鄉型人表祉祀經神矣而閣下紹承家學補綴楹書詩與禮本相通闓斯二者緯因經而作式一以貫之有善稱親每笑李邕之注選無書不讀遑過

束晳之補亡念賈景伯之異同弗傳於代卽王厚齋之攷
證未免多疎爰輯舊聞述爲遺說夫魯詩最爲先出魏晉
時已不過江東韓詩最爲後亡毛鄭行而僅存外傳然而
龍門虎觀徵言悉本申公隋志唐書編目獨標嬰注則字
探爾雅歷溯神淵尚可見其宏綱稽其隱義至如轅固齊
詩早經散佚獨能禮徵儀戴史考班荀據繁露易林之文
及鹽鐵申鑒所引獲尋墜緒復業顓門凡夫四始五際六
情之奧推度汜樞神霧之精則又廣翼少君之傳而纖古
微書之闕焉不僅惟是更用發揮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跖
必數千乃飽詩則鄭箋攷字大抵本之三家禮則鄭注攷

讀其中畧有四例亦復別疏綱目朗若列眉在昔劉向新序實宗魯說洎乎薛漢章句亦闡韓生伏湛世習齊詩鄭興家傳孔學雖一門之相繼非六藝之兼通若閣下選纂談業禮立詩言經說一編尤爲總括舉凡九拜之儀兩楹之位獻酬之數井屋之法袗袀襐緣之文藻率鞞鞈之物莫不縷晰條分如綠在欐批亢導窾如肉貫串是以周禮多篇阮儀徵閱而稱析夾室諸攷王高郵見而稱精也弟汲綆未修吻槃徒叩生晚末由拜紀往還猶幸識羣搦解說詩于焉觀禮屬以戎旃之暇荷茲鉅製之頒劍左鉤前磨盾跋先賢之傳金藏玉刻緘縢襲太守之書深愧管窺

有同莛擊緬惟賈𢿱父子並列儒林循吏之中倘教李委姓名附登玉局斜川之末肅謝大教敬請台安不備愚弟李鴻章頓首

今文尚書經說攷目錄

侯官陳喬樅學

孔氏逸書十五

今文尚書五

今文尚書八合三篇爲一卷

微子第六十　商書四十

今文尚書九

太誓上第六十一　周書一

今文尚書亡武帝時以三篇附入

太誓中第六十二　周書二

太誓下第六十三　周書三

牧誓第六十四　周書四

今文尚書十

武成第六十五　周書五

孔氏逸書二十二

甫刑第九十八　周書三十八

今文尚書二十六

文侯之命第九十九　周書三十九

今文尚書二十七

秦誓第一百　周書四十

今文尚書二十八

尚書敘　今文尚書二十九武帝時得泰誓付博士合入今文尚書中亦稱二十九篇而敘在外

尚書歐陽夏侯遺說攷

侯官陳喬樅學

虞夏書堯典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春秋桓公六年正義引

許愼五經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

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古尙書說九
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
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
得但施於同姓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
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姓其子則然昏禮請期
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
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
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
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舊衍名字今刪喪服小記

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以上見春秋左傳桓六年正義又毛詩葛藟正義小異又見尙書堯典正義及杜佑通典七十三嘉禮十八）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白虎通言母族三與歐陽夏侯微不同其實一也白虎通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

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程易疇喪服文足徵記云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

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
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
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
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
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
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外而有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
已烏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欽若昊天○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
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

案毛詩黍離正義引如此周禮大宗伯疏引作欽若
昊天阮氏元校勘記以爲賈疏所引欽若昊天下當
脫春曰昊天四字阮校是也

五經異義天號第六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
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云
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
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
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

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已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也以上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毛詩黍離正義引小異

駮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先大夫曰案遠大當為遠視尚書堯典正義周禮疏引並無大字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

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以上見毛詩正義又爾雅釋天疏引同又周禮大宗伯疏引小異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爾雅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曰爾雅春蒼夏昊歐陽說春昊夏蒼鄭旣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

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愼旣載今尙書說卽言爾雅亦然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蒙攷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舊仍作蒼字譌天是也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弟七上日篇旻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此用爾雅與今尙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尙書說也第十下夰篇昦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從日夰夰亦聲此亦

兼採爾雅今尚書說及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
昊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
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顥顥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
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劉所據
爾雅則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旻義同惟李釋旻
天上上天爲異耳

宅嵎鐵〇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

案尚書正義言鄭注尚書承衞賈馬等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是鄭注不同也今攷尚書釋文云尚書考靈耀作禺銕案銕卽古文鐵字鐵黑金也古音通夷故从夷作銕銕鐵字同今文尚書或作嵎鐵或作禺銕皆三家之異字禺卽嵎之消文夷卽銕之消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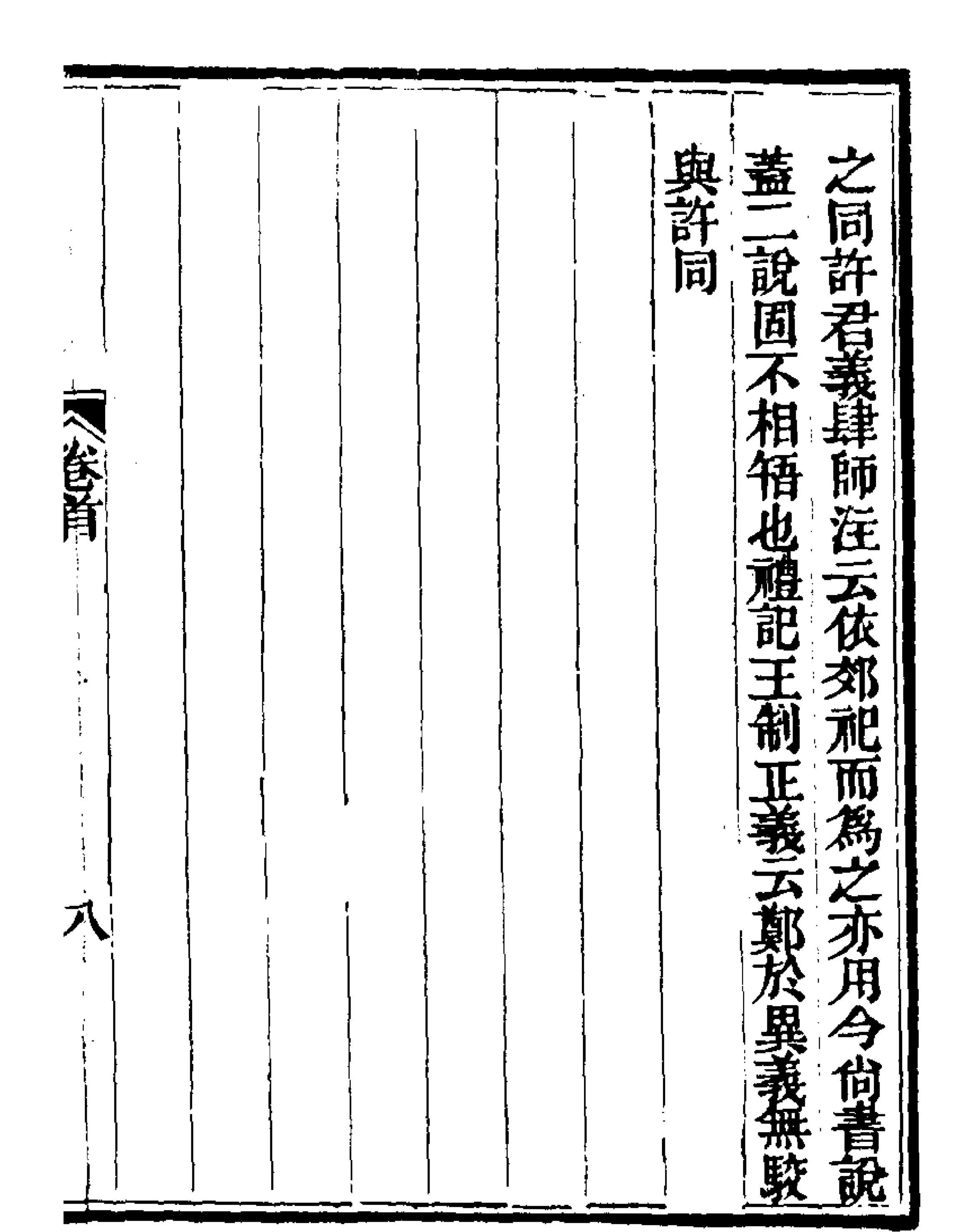
曰栁谷〇夏侯等書昧谷曰栁谷尚書正義

案尚書大傳虞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秋祀栁穀華山鄭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栁穀之氣於華山也是作栁穀者實伏生今文如此谷與穀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明證史記五帝紀引堯典舊本亦作栁谷徐廣音義可證也史遷時書惟有歐陽之學然則知歐陽與兩夏侯本皆同矣

肆類于上帝○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先大夫曰案奈何上當重以事類祭之五字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王制正義亦見御覽禮儀部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說文示部禷以事類祭天亦用今尚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



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為之亦用今尚書說

蓋二說固不相悟也禮記王制正義云鄭於異義無駮

與許同

禋于六宗○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先大夫曰御覽禮儀部引此說四方作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先大夫曰案禮記祭法正義引古尚書說下有賈逵等云四字今從之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先大夫曰太平御覽引此作星辰與此小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

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名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
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
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先大夫曰其當作國故言三
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周禮大宗伯疏
駮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
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
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
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周禮大宗伯疏又見禮記月令祭法正義御覽禮儀部七）

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墬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

物也日月雷風山澤易者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六宗之屬也

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卽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大社也〇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汾陰天地亦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

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

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

案後漢書李郃傳郃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雖不言於尚書習何家然據郃奏請立六宗祀從歐陽家說則知其治歐陽尚書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又曰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子曰昔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爲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案劉歆曰六宗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

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駮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遂失其義也六合之閒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

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
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天禜之所禳
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
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於山川禜所
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
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
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
能出雲爲風雨見恠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言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

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
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
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
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
之廟六宗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
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
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
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
於社之於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
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者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機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祀故其餘爲六宗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星此爲不知

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祀宵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

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禋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爲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禋宗更爲帝祭乎

虞書十九禮志摯虞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魏景初二年散騎常侍劉劭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六宗之議諸家聚訟異義僅舉歐陽大小夏侯與賈逵等說今攷尚書大傳漢書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晉書禮志孔叢子梅賾本尚書傳通典路史諸所稱引則有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恩也以爲易卦六子之尊氣水火雷風山澤者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爲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即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爲祭法之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叢子僞孔安國王肅也以爲太極冲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劭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也以爲六爲地數

主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爲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以爲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李郃孟康則從歐陽夏侯者也范甯張融吳商則從鄭康成者也張融從鄭說見周禮疏 唯尙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晉書禮志謂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爲互異疑晉志採肅說不詳耳鄭駁異義所據爲周禮未可以解虞書又去日月而取星辰未免分裂旣列星辰不應更立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之位皆疑莫能明也

喬樅謹案江聲尚書集注曰馬說六宗之誼本於伏生不可易也故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冬紀引此六宗以解天宗亦謂天地四時說與馬同歐陽及大小夏侯云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其說雖若不同而意實相符合葢六者之間謂上下四方即天地四時也陰陽變化即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其所以覆載生長收藏實有主宰乎其間者總而言之一天之爲也分而言之其功用實各不同故曰實一而名六歐陽及大小夏侯三家之學皆出

於伏生故其六宗之說與大傳合據其說則六宗是
明堂六帝六帝者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
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并北辰燿魄寶也其
祀之皆於明堂故曰明堂六帝帝卽天也亦稱六天
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也說詳惠氏定
宇所著明堂大道錄其餘諸儒說六宗者紛紛不一
皆不得實故無取焉
又案金榜禮箋云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
之宗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方明之祀配
以受命之王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古文尚書伊訓篇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後漢書援之而曰言
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
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如此
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
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
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
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攷大宗伯職以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贄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贄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亦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與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覲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又汪中述學亦曰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

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周公監于前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為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為朝事義而尊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為明堂位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郊堯夏后郊鯀商人郊冥代為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豫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為周太祖祭之宗廟以人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制為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禮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于郊澮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文堂从土高省金縢爲三壇同墠馬融注云壇土堂故爲壇得稱曰堂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

明堂之上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
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凡特立廟皆
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宫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
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
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天神不
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
故雒邑之明堂在國中古者爲宫室都邑皆取法乎
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
堂三星在太微宫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喬樅
謂金汪兩君說六宗皆用今文家尙書義以殷周相

沿之典禮推之則知六宗之禋祀在於明堂之地矣

玆備錄之以爲互證參觀之助焉

女作司徒○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

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

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大戴禮保傅篇注今尚書說三公

司馬司徒司空也古尚書及周禮與此文同盧氏此注

當亦本異義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

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序

官疏引尚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

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致篇引尚書大傳曰郊

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

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地不

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卽司馬公人公卽司徒公地公卽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以司馬在司徒前可證續漢書百官志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韓詩說亦以大司馬先大

司徒也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注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鄭志趙商問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地官序官疏引鄭書傳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禮記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攷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書三公乃夏制故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

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注攷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

謹案尚書大傳云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狩（見公羊隱公八年傳何休解詁徐彥疏云書傳文）又辯秩西成傳云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辯在朔易傳云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見太平御覽時序部）是堯之官制有三公矣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皆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知舜之官制亦如堯有三公矣舜陟帝

位後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又誓師以征有苗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與書大傳言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合是禹任司空公之事也迨後使禹宅百揆則實任司徒公之事以舜登庸時試之司徒納于百揆百揆乃天官知禹之宅百揆是領太宰司徒爲司徒公也舜由百揆進而居攝今使禹升居此職亦欲使之居攝故耳惟司馬之名不見於經然據論衡吉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

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鄭君魯頌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又尚書中候及刑德放皆云稷爲大司馬大司馬卽司馬公也是稷在舜時嘗爲三公矣

虞夏書咎繇謨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過譽篇引歐陽歙教曰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案後漢書儒林傳言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則歙固家世傳業以歐陽尚書教授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〇又曰顯宗初復旒冕衣裳赤舄絇履以祠天地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〇又曰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

先大夫曰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復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上纁下乘輿

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色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顯宗更定服章所謂從歐陽夏侯說卽此是也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引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

一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蒙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仍以十二九七爲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以九爲節卿已下以七爲節明矣尙書盆稷正義引鄭元書法

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
以三辰爲旂旗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
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肅雖善賈馬之學而解虞書云
服與大小夏侯說同蓋亦用今文家誼也大傳五服無
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
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
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
以此相間而爲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
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

裳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據此虞世基旣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爲青華蟲爲黃作繢宗彝四字連讀爲黑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引云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繢宗彝爲二合藻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亦誤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十三系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

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攷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與伏許異見尚書正義左傳昭二十五年正義文選景福殿賦李注作繪何以爲黑也說文十上黑部黵沃黑色十二下女部媢女黑色也繪之爲黑此其義與

喬樅謹案論衡量知篇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又語增篇曰五服五章五服五采服也案舊引作弼成五服此傳寫者舛譌耳章服采也故云五服五采之服也今爲訂正五采之服畫日月星辰量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日

月爲繡語增篇又以日月星辰爲畫是今文家說本有二誼也說文糸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與論衡量知篇說合又云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然則粉米亦爲繡文其宗彝藻火黼黻等皆爲繡從可知矣唯黹部粉下曰袞衣山龍華蟲粉畫粉也从黹从粉省衞宏說粉訓畫粉疑是繢事然刺繡者必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加繡故粉之字从黹从粉省是仍主繡爲誼也尚書大傳虞書咎繇謨作繪凡三見字皆從糸會聲則大傳五服皆繡也非畫也鄭君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此据攷工記

績畫之事後素功以績畫義爲長故王衣畫裳繡之說竊意以爲衣畫裳繡者必本于小夏侯解詁建與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釆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故援攷工記解尚書說是衣畫而裳繡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釆之彰施即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所讀從作繢字鄭注周禮司服引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此所引是據三家今文尚書何以明之說文玉部璪

下引虞書曰璪火黺米此古文也黺字下明稱衞宏說則璪字黺字確爲壁中古文無疑今鄭君引書但作藻火粉米則其爲今文亦無疑矣續漢書輿服志引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皆與鄭君所引書合其作絺繡卽鄭所云希或作絺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希讀爲黹黹紩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尙書作希繡與周官希冕字同今說文無希字而稀絺睎郗莃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斷之則希者古文黹字也从巾所紩也从爻象繡文也俗借

爲希少字鄭君讀希爲黹是爲以今字易古字希黹古今字也說文嘗於黹下補之曰希古文黹字也段說甚允喬樅又案禮書引鄭注云璪水艸蒼色而以爲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古文尙書璪从玉旁知於衣上所繡亦爲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爲貴故璪純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藻火爲一遂并改白字爲赤耳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〇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愼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尚書咎繇謨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

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蠻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云皆與許君引古尚書說合又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山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并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

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即漢朔方地唐之東都即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南海等七郡言之矣喬樅謹案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爾雅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邢昺疏引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此北海非北海郡即翰海也漢書霍去病傳云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如淳注曰翰海北海名然則許君所言朔方當亦包幽州部之代郡上谷及元菟樂浪諸郡地言之故云經畧萬里也

謹案尚書正義引鄭元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

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有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案與以古通）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

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七下正義誤衍十字今從王制正義引刪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據鄭此注是亦參用今尙書說以五服方五千里爲堯之初制以九州方七千里爲禹弼成五服之制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者中國是也要服之外及荒服之弼又千五百里是面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今尙書說據其初制言之古尙書說并禹弼五服之殘數言之其說仍不相違又劉逵注吳都賦亦云禹所受地說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則是古書

實有明文禮記正義引地統書括地象曰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堯時之九州是也据正義所引地統記括地象文與鄭言禹所受地記書劉言禹所受地說書同則地記書殆即河圖括地象與

祖考來假羣后德讓虞賓在位○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其不易之道也

案此議見漢書韋元成傳攷儒林傳地餘歐陽高之孫也元成父賢傳言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元成少好學修父業本傳載元成與歐陽地餘議云云然則元成父子當亦習歐陽尚書也

尚書盤庚

憂賢揚歷

尙書堯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心腹腎腸爲憂

賢揚

案今正義本作憂腎陽此字之誤也文選左太沖魏

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尙書盤庚曰優賢

揚歷歷試也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尙

存無恙也又三國魏志管甯傳太僕陶丘一等薦甯

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尙書曰優

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裴時夏侯等書已亡裴所引

當卽據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又洪适隸釋載成陽令唐扶頌曰優賢颺歷揚字作颺或亦三家今文之異字隸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臤之寵漢碑多用今文尙書優臤之語亦是本於盤庚篇說文云臤古文以爲賢字或三家尙書有从古文作臤者未可知也

周書牧誓

如豻如螭〇歐陽尙書說曰螭猛獸也文選西都賦李善注

說文内部离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内从屮歐陽喬說离

猛獸也

案班固燕然山銘曰螭虎元士杜篤論都賦曰虓怒

之旅如虎如螭諸所引用皆今文尙書也歐陽尙書

唐初已不存李善注文選蓋於各家注記采得之與

說文引歐陽喬說合正牧誓篇解詁也史記周本紀

述牧誓云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

竝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字亦作離太史公

時止有歐陽尚書也說文作离者正字離螭皆假借字攷工記鄭注云臝者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云螭或曰如虎而噉虎此皆猛獸之說也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爲博士繇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即歐陽高高喬字形相似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章句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歐陽喬說即據歐陽尚書章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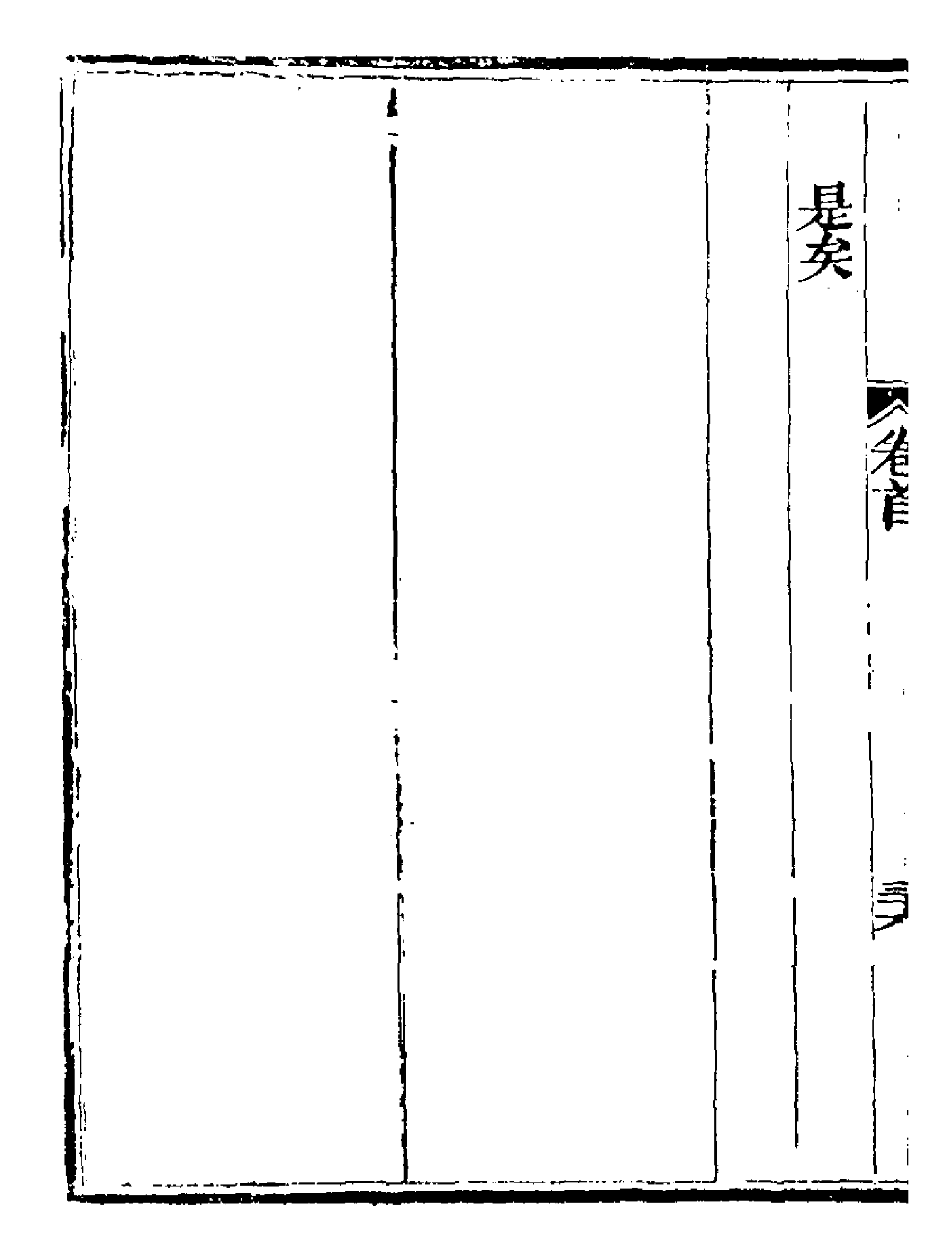
周書洪範

皇極皇建其有極〇夏侯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

漢書夏侯勝傳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祅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謀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

世其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案夏后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厥後李尋事張山拊治尚書小夏侯之學獨好洪範災異楊春卿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子統孫厚均習先法善推陰陽及消伏災異朝廷多以訪之自古聖人受命而王莫不承天地法五行修五事而御宇宙養蒼生者也政教之所從出本於五行乃通乎治道明陰陽五行之理所謂尚消息盈虛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窮經致用之學此其



是矣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云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蕭吉五行大義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愼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

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

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禮記月令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與此略同惟無醫病之法以下三十三字首句作尚書夏侯歐陽說云引月令冬祭腎下云皆五時自相得則古尚書是也

鄭元駁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肝後心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肝至其

祭也十一字書脫去今爲補之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以下冬位在後迄故有先後焉文與此同唯云肝腎脾俱在鬲下肝心俱在鬲上與此異不得同五行之氣作此義不與五行氣同也視禮記正義所引較詳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謹案淮南時則訓云孟冬之月其祀井祭先腎高誘注云井水給人故祀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腎水自用其藏也是冬時所祀或以爲井或以爲行本有兩說故誘亦兩解之又仲冬之月季冬之

月並云其祀井祭先腎均與孟冬同惟禮記月令皆
作其祀行案禮記多言夏殷之制曲禮下云天子諸
侯大夫皆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鄭注云五祀戶竈
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
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然則五
祀冬祀井當爲虞夏之制矣攷白虎通五祀篇曰五
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
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
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
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

溥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

秋言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祀中
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
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
者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
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
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
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
者用豚井以魚喬樅謂白虎通皆主冬祀井爲說其
所引月令與淮南時則訓同而與今禮記月令異然
據高誘淮南注言井或作行疑禮月令本亦有不同

白虎通所據是作冬祀行也

竊以爲殷以前並立五祀惟周制立七祀則改祀井爲祀行當自周始殷立五祀仍當與虞夏同爲祀井洪範篇作於周禮未制之先則其五祀當從白虎通祀井爲是白虎通皆用今尚書說也袁準正論以爲禮記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静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列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元日七祀五祀月令皆云

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旣祭竈而不祭井於祀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曰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又攷白虎通情性篇曰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脾肺腎也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

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納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

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爾樅謂此所說皆與今

尙書歐陽夏侯說相合古尙書說以爲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解殊非是鄭君之駮其義精審矣

周書甫刑

爰始淫為臏宮劓割脰庶剠

尚書虞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刵劅黥為臏宮劓割脰庶剠

案說文攴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斀黥此所偁書據古文也故與三家文異刖字乃刵之誤尚書疏引鄭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為鄭所注書用古文本說文偁書當與之同故刀部刵字云斷耳也訓與鄭合是知刖為刵之

譌也又劓字云刑鼻也从刀臬聲重文劓云劓或从鼻是知作劓者古文尚書也作劓者今文尚書也椓者斀之假借毛詩亦以椓爲斀大雅曰昏椓靡共箋云椓椓毁陰也毛詩古文此用假借字也剠乃黥之或體庶剠者王鳴盛云庶煑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如藥煑之煑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頟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煑故云庶剠也

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夏侯歐陽說云古以六兩爲率

周禮秋官職金疏引異義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尚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等也此即指尚書大傳一鍰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尚書之鍰爲鋝者說文弟十四金部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

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曰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是鋝與鍰義同也尚書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尒疋同然則賈鄭解古尚書皆用今尚書說以鍰爲六兩矣釋文引尒疋乃小尒疋小尒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此用六兩之說而以鋝鍰爲一亦本說文蓋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之說而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又案史記周本紀載書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百率其罰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云

率亦作選按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
贖有金選之品選鋝率也是今文尚書有作選者歐陽
夏侯三家之不同也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尚書大傳死
罪罰二千饌路史後紀卷十三引大傳甫刑傳一饌六
兩饌即選也率選饌皆聲近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
鄭司農注考工記冶氏鋝讀爲刷是其聲同故古相通
用也

鄭駮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
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舊譌金今改正）贖死罪金三斤爲價
相依附（尚書舜典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鍰六兩計之又與駮異義不同鄭不從古尚書說從今尚書說而以鍰爲六兩大半兩又箴異萬世美云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鍰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之說也

謹案此經鄭注已亡王鳴盛云以鄭考工記注及尚

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旣不從
古文家而於俗儒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
證考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鄭彼注云許叔重
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
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
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鋝鄭彼注云鋝鍰也彼疏云尙
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
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卽是鋝
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鋝字
下引周禮曰重三鋝鍰字下引周書曰罰百鍰說文

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
之鋝見周禮故引周禮爲證鋝見周書故引周書爲
證雖分兩經而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旣從之以
解考工記馬注尙書又與之同則其義不可易矣想
鄭意亦字從古文說不從古文也鄭旣不從古文說
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鍰六
兩也鄭及爾雅同謬殊甚喬樅謂陸德明以爲鄭
氏同者此鄭注尙書大傳之語據鄭大傳注云死罪
罰千鍰出三百七十五斤是鍰六兩也漢人最重經
師家法故鄭注大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也今文家

說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者自是於義爲長周禮疏又云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如鄭所云一鍰之重爲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徐邈所云鍰六兩者僅十六銖耳故陸以爲鄭亦同而不暇細勘也